



元寇紀略

坤

975
649
25



門伊5
號649
卷2



元寇紀略卷下

江都 大橋順周道甫 著

後宇多天皇

建治元年乙亥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高麗王謀

遣金方慶印公秀如元上表曰小邦近以征討倭

邦修造戰艦丁壯悉赴工役老弱僅得耕種早早

晚水禾不登場國用彫弊况兵傷水溺不返者多

雖有遺噍不可以歲月期其蘓息也若復舉事日

本則戰艦兵糧實非小邦所能支也伏望俯收誠

元寇紀略卷下

欵元冠始末為王植遣金方慶然王○二月元主

復使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計議官

撒都魯丁齋書通好于我○三月元使抵高麗高

麗令舌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人導行

○夏四月十五日丙辰元使達長門室津既而移

筑前太宰府帝王編年記曰正月十八日蒙古高麗人等自鎮西赴關東恐誤考元史

元主發使在二月而東國通鑑云三月抵高麗則

豈有正月至我之理我但編年記云七月蒙古使

者赴關東亦如前程則當時太宰府分其使者兩

次送之鎌倉而編年記誤以其一次為正月之事

邪蒙古冠紀曰保曆間記關東評定傳並云至長

門室津而不載移太宰府事然帝王編年記云自

鎮西赴關東將軍家譜云鎮西護送蒙古高麗人

則自室津移抵太宰府可以見矣蓋古者待外國

自有規制筑前置太宰府以掌其事是以他土或

有至即拒而不納率至太宰府以受其進止則為

自室津直赴○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

鎌倉者誤也備後結番警衛要害曰有夷賊來宜戮力防戰焉

○秋八月太宰府護送元使杜世忠等于鎌倉帝王

編年記係七月廿一日○九月七日甲戌北條時

蓋發太宰府之日也宗斬元使杜世忠等五人于龍口梟其首帝王編

年記為

九月六日又作蒙古使等九人恐誤今從保曆間

記關東評定傳北條九代記曰杜世忠年三十四

歲何文著年三十八歲都魯丁三十二歲書狀官

薰畏國人果三十二歲徐贊三十三歲元冠始末

日。東國通鑑云。至元十六年七月。倭人皆殺之。惟上左等四人逃還。元史圖書編並云。至元十七年二月。日本殺國使杜世忠等。蓋十六年始達高麗。十七年元人知之也。○將軍家譜。鎮西要略。以斬杜世忠為弘安。乃減省公私用費。權停京師大番三年之事。大誤。兵以輦下人代之。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戍邊。○冬十月。高麗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復舉兵於我也。○十一月。始置鎮西探題。以前上總介北條實政為之。以備元寇。○十二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明年春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元寇始末曰。當時記載簡略。此事僅存于

古簡。未聞發兵征海外。豈不果討邪。東國通鑑云。至元十七年。倭賊入固城。漆浦。遣大將軍韓希愈防守海島。又選忽赤巡馬諸領府二百人。分守于慶尚全羅道。倭賊又寇合浦。乃遣大將軍印侯郎將池瑄告于元。元史高麗傳云。十九年。以下日本寇其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請發蒙古軍五百人戍金州。又月魯不花傳云。為山南道廉訪使。浮海北而往。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眾。乃挾同舟人。力戰拒之。倭賊給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攫月魯不花。令拜伏。月魯不花罵曰。吾朝廷重臣。寧為賊拜邪。遂遇害。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其或在是時乎。

二年丙子。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朝廷命僧修熾盛光法禳元寇。○秋八月。北條時宗令南海山陽兵戍長門。備元寇。

三年丁丑。宋景炎二年。元至十四年。春正月。朝廷始十二社

祭儀。一月一社。以祈弭外寇。○夏六月。太宰府奏

胡元益猖獗。趙宋殆亡。是以我商舶貿易於彼者

畏難遁歸。按元史日本傳曰。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蓋我舶之通於彼

者。其意在宋。而不在元。是其所以聞宋亡遁歸也。然元人不知之。以為求貿易於己。則今年已許之。

明年又諭沿海官司。通我市船。其意專在欲探知我情耳。

弘安元年戊寅。宋祥興元年。元至十五年。秋七月。高麗王

如元。王諶以。至元十年。三年更名。賸。謁元主曰。日本一嶋夷耳。恃

險不庭。敢抗王師。臣願更造船。積穀聲罪。致討元

主曰。歸與宰相熟計。遣人奏之。○冬十一月。元立

淮東宣慰司于楊州。以阿剌罕為宣慰使。諭沿海

官司。通我邦市舶。

二年己卯。宋祥興二年。是歲宋。元十六年。春二月。元命楊州

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以將復寇我

也。○夏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藥忠及渡

宋僧本曉房靈果。通事陳光等齎書來。廿五日辛

丑。亦斬之博多。○是月。宋張世傑部下將校降元。

乃命造戰船。以從軍。以高麗材用。所出即其地製。

之令高麗議其便以聞。○秋七月。宋舊臣奉牒我
 曰。宋朝既為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是
 月。元又造戰艦。○八月。范文虎言。元主曰。臣奉詔
 征討日本。比遣周福。欒忠與日本僧靈果。齎書往
 諭其國。期以來年四月還朝。待其從否。始宜進兵。
 又請簡閱舊戰艦。以充用。皆從之。蒙古冠紀曰。周
 東評定傳係之六月。元史世祖紀係之八月。差三
 月。據評定傳云。夏貴范文虎使者。則遣之者。實出
 於二人之意。非元主之令也。則知二人唯恐失其
 機會。早已斷行之。其至我在六月。則發彼必當在
 春夏之交。而文虎至其八月始入。○冬十月。北條時
 入。奏其事。是其所以有齟齬也。

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鎮西戍兵。○是月。元遣于丹
 赤塔納等。如高麗。督修戰艦。又遣樊閏點視站驛。
 高麗乃命王諲與塔納等。督修戰艦于慶尚全羅
 道。○皇代記弘安二年條下曰。蒙古軍船戰
 道。筑紫。蓋以四年之事為今年之事也。大誤。
 三年庚辰。元至元十七年春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
 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元主姑緩之。○夏五月。
 元又造戰艦三千艘。命耽羅發材給之。召范文虎
 議擊日本。○秋七月。元括前願從軍者。及張世傑
 潰軍使從行。又命范文虎等招集避罪附宋蒙古

元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回回等軍。○八月高麗王瞻朝元言曰願以我軍鎮戍耽羅者補東征之師元主可之。時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皆受元主畫策茶丘曰臣若不舉日本何面目復見陛下。遂約曰洪茶丘忻都率蒙麗漢四萬軍發合浦范文虎率蠻軍十萬發江南俱會一歧嶋兩軍畢集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乃以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忻都洪茶丘為中書右丞李庭張拔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九月元遣也速達崔仁著以水韃靼之在開元北京遼

陽者移置東寧府將以赴日本之役也。○冬十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讚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馬。○是月元遣使括開元等路軍三千從行至是得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是為江南軍給洪茶丘所將新附軍鈔及甲。○十一月高麗遣右承旨趙仁規將軍印侯如元上書中書省曰小國已備兵船九百艘軍一萬稍工水手一萬五千兵糧以漢碩計者十一萬以至器械皆

元冠紀略卷下
備庶幾盡力以報聖恩。但我國弓箭甲冑不足。乞賜甲五千。弓五千。弓弦一萬。且兵船九百艘。當用梢工水手一萬八千。今僅得一萬五千。其不足三千。於何調發。東寧府所管諸城及東京路沿海州縣多有梢工水手。伏望發遣三千補之。又小邦軍官於日本之役。累有戰功。未蒙官賞。乞追錄前功。令金方慶得參元帥府。朴之亮等十人為總管。趙朴等十人為千戶。金天祿等二十人為總把。又賜朴球金周鼎虎頭牌。以勸來効。○十二月。元主冊

曙為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授印。以金方慶管領高麗軍都元帥。朴球金周鼎為昭勇大將軍左右副都統。並授虎頭金牌印。趙仁規為宣武將軍王京斷事官。授金牌印。朴之亮等十人為武德將軍管軍千戶。授金牌印。趙朴等十人為昭信校尉管軍總把。授銀牌印。金仲成等二十人為忠顯校尉管軍總把。○日蓮註畫讚。鎮西要略。天地根元歷代圖。並曰。弘安三年。蒙古來寇。是以明年之事為今年之事也。大誤。且註畫讚曰。其兵三百七十萬騎。大船七萬餘艘。亦妄誕矣。

四年辛巳。元至元十八年春正月。元主召阿剌罕、范文虎等。同受訓諭。以拔都、張瑄、李庭留後。命忻都、洪茶丘取道高麗陸行。是為東路軍。兵甲則舟運之。范文虎請馬二千。給禿失忽思軍。及回回砲匠。元主曰。船戰安用。此不從。○是月。高麗遣知密直司事韓康于忠清交州道。以備軍馬。萬豆。○二月。元授高麗元帥金方慶弓矢劍白羽甲。又授弓一千甲。胄一百絆襖二百。令分給東行將士。○三月。元主給征東善射軍。及高麗火長水軍鈔四千錠。以耽

羅新造船。付洪茶丘。以刑徒減死者。付忻都為軍。且諭范文虎等曰。彼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仍申嚴軍律。乃給衣甲弓矢海青符。忻都、洪茶丘先發。抵高麗。遂赴合浦。王睹令士卒。雖遭父母喪。過五十日者。即從軍。○夏五月。忻都、洪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以蒙麗漢軍四

萬人戰艦九百艘發合浦。廿一日丙辰來犯對馬。及壹岐。殺嶋民三百餘口。慘毒尤甚。嶋民乃挈妻孥走匿山中。賊或聞兒啼即至焉。至有父母殺其兒避之者。少貳資時少貳經資第二子。任備中守。居肥後三船。龍造寺季時龍造寺秀家長子。松浦氏。彼杵氏。千葉氏。高木氏。率兵數萬防戰於壹岐瀨戶浦。斬賊將康彦康師子等。賊登船樓發火砲。我兵披靡。資時死之。○六月五日己巳。戰於筑前志賀嶋。敗之。志賀嶋一作鹿嶋。見前。東國通鑑曰。五月辛酉。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與倭交鋒。異稱。日本傳曰。世界與志賀音近。今按圖書編所

載日本圖。筑前有世加。則世界世加。皆志賀之寄語耳。但歷代皇記云。六月五日戰於鹿嶋。而東國通鑑為辛酉。據皇和通曆推之。辛酉五月廿六日。則月日與皇記不符。豈五月廿六日至志賀嶋。與我兵接鋒。而六月五日亦戰於其地。賊將洪茶丘歟。姑存疑。以俟後考。大明浦未詳。賊將洪茶丘殆為我兵所獲。賊將王萬戶橫擊之。我兵死者五十餘人。茶丘僅免。六日庚午。復戰。大敗之。時賊軍中大疫。死于兵與疫者凡三千餘人。既而賊進至宗像海。先是筑前沿海地築砂石為壘。高丈餘。險外易內難。攀附而易。騎登以便。臨射北條時宗又遣秋田城次郎盛宗等將衆師來督軍事。及寇至。

少貳覺惠其子景資大友藏人貞親賴泰子任出羽守

池武房赤星有隆葉室高善相知比山代榮石志

兼宇久競相知以下皆松浦黨田尻三郎種重其弟次郎種

光龍造寺季時其弟家益季友原田種元大村澄

宗嶋津氏等凡九國山陽南海諸將皆來會于太

宰府勢威綦嚴賊船不得近岸然我軍糧餉稍乏

人人危之草野次郎經長夜襲燒賊船一隻斬二

十一人賊大駭舳艫十里以鎖聯之為圍營外向

巨艦設石弩俟薄擊乃發我兵進戰者船小不能

敵前後襲賊者皆敗伊豫人河野六郎通有亦來

成博多嚮通有之發鄉也祈三嶋祠曰我待賊十

年賊不來則絕海伐之至是既八年會賊來大喜

與其子八郎通忠伯父伯耆守通時駕輕舸進戰

賊弩亂發部下四五人中箭斃通時被創通有亦

傷左肩不能彎弓右手揮刀而進賊艦高大不可

超乘乃仆帆檣為梯躍入船中手斫數人遂擒賊

將玉冠者而還通時病創而死大友貞親率三十

騎從斥鹵迫擊賊多得首級少貳覺惠力戰被重

創遂死田尻種重種光城盛宗家士新左近十郎
今井彦次郎財部九郎等戰死菊池武房赤星有
隆將千餘騎破賊有隆獲賊魁薩摩人武光三郎
師兼禰寢彌次郎清親豐後人志賀太郎泰朝天
草人大矢野十郎種保三郎種村筑前人秋月九
郎種宗肥後人詫磨次郎時秀大野小次郎國高
及竹崎季長野中太郎長季須田次郎秀忠小野
大進賴承燒米五郎宮原三郎等皆善戰有功自
五日至十三日戰爭數回賊不能得捷○時諸州

人心洶洶市無糶米民有菜色流言曰賊指長門
直犯京師又轉擣東海北海廷議或謂宜召兵於
關東護衛京師使丙二上皇後深草龜山避賊於關東
龜山上皇乃親詣石清水八幡祠精禱一夜又遣
權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太神
宮祈以死代國難據八幡愚童訓謁八幡祠在六月廿日據伊勢公卿勅使雜例
一代要記等遣經任在閏七月二日今從增鏡姑係于此○初元之發兵諸將
約曰忻都洪茶丘軍由高麗泛海抵壹岐范文虎
李庭等軍由慶元至平戶嶋嶋周圍皆水且非其

所防可以屯軍船先據此嶋使人乘輕舟如壹岐
召忻都茶丘合軍共進為利必當以六月望前會
于此嶋阿刺罕行次慶元病發遂死元主命左丞
相阿塔海代總軍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而亦
未達至是忻都洪茶丘等相議曰嚮約江南軍與
東路軍六月望前會于壹岐嶋今南軍不及期我
軍先到大戰者數矣船腐糧盡其將柰何金方慶
不答經十餘日又議如初金方慶曰奉命賫三月
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而攻之得利必矣

諸將不敢復言既而范文虎以船艦三千五百艘
蠻軍十餘萬至次能古志賀二嶋忻都洪茶丘軍
乃來會焉能古嶋或作殘嶋以國音國訓同互用
隸早良郡蒙古寇紀曰考八幡愚童訓賊之來由高麗合浦者歷對馬壹岐至宗像由慶元者歷平
戶鷹嶋等處至能古志賀二嶋於是東南軍相合為一矣其船凡四千四百艘其軍凡十四萬餘人
今按皇代略記曰賊船十萬七千八百四艘增鏡曰六萬艘太平記曰賊三百萬騎如是院年代記和漢合運並曰二十四萬人皆妄也惟年代記合運曰賊船四千艘北條九代記曰兵士十五萬人則殆得於是肥筑海上舳舻相銜我軍防戰屢敗其實矣
之斬招討使忽都哈思等忽都哈思月里麻思子也元寇始末為月里麻

思死于此。賊以累失利，乃移據肥前鷹嶋。蒙古寇
 役者大誤。肥前松浦郡御厨村北三里，異稱日本傳云。
 鷹嶋即五龍山。在筑前託宣集，所謂金海拾芥抄。
 所謂見海即是也。是似以今玄界嶋為鷹嶋，恐誤。
 今按筑前續風土記亦曰：八幡愚童訓鷹嶋。元史
 五龍山，共今玄界嶋也。然關東評定傳見山影浮，
 云肥前國鷹嶋，則為筑前者，未知是否。見山影浮，
 波疑暗礁在海，口不敢近。會青龍見於海中，硫黃
 氣盈乎虛空，怪異百出。賊帥見之大懼，單艇先遁。
 蒙古寇紀曰：鎮西海上，七八月間，大風將起，海鳴
 山震，其響鏗鏘，龍登虹現，其氣腥臊，或霾陰晝晦。
 或焰蒸流朱，或密雲橫馳，或電雷閃轟，種種變幻，
 有不可得而形容者矣。土俗見之，輒為颶兆。丞將
 繩索乘屋宇，室竅隙，闔牖戶，以備其飄騰，未曾為
 異也。元賊之來，偶始值此，宜矣。其驚愕恐怖也，世

謂此等事為神軍誣妄甚矣。

○秋閏七月甲子朔，颶風大作，海

水簸蕩，賊船皆覆沒破壞。左副都元帥阿刺帖木

兒以下溺死者無算。按增鏡為七月朔，脫閏字也。

置閏七月元置閏八月，所以差一月也。又按皇朝

史略曰：大風雨覆賊艦。今考諸書，太平記云：大風

雷。天地根元歷代圖錢函心史，並云：大風雨。其他

群籍則無雷雨之說。惟云：大風破舟耳。為風雨者

誤。恐流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而行。海中積

尸，望之如嶋，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皆至鷹嶋，繕

修壞船七八艘，將逃歸。少貳景資覘知之，率鎮西

兵艦數百掩擊，殺傷溺死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

斬之那珂川瘞其屍於今津高麗寺。是時賊將范
 文虎李庭等船亦皆壞。庭抱船板漂流抵岸下。收其
 餘衆。士卒存者十一二。由高麗北還。蒙古寇紀曰。元史李庭傳云。東征日本。軍次竹嶋。遇風船悉壞。今肥筑航海無竹嶋。而相傳亦云。范文虎李庭以兵十萬航海。七晝夜至竹嶋。八月朔。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因謂竹嶋即鷹嶋。以國訓同假借互用也。今按癸辛雜識續集亦曰。大軍征日本。已至竹嶋。與其太宰府甚邇。夜半忽大風暴作。諸船皆擊撞而碎。四千餘舟。所存二百而已。全軍十五萬人。歸者不能五之一。凡棄糧五十萬石。衣甲器械稱是。蓋以鷹竹國訓相近。當時邦人互用之。而元人則皆用其竹嶋耳。初元都元帥張禧請行。即日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范文虎李庭同

率舟師至肥前。禧即捨舟築壘平戶嶋。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風濤。觸擊。故及颶風作。禧所部獨完。范文虎等議還。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者皆壯士也。曷若乘其無回顧心。因糧於敵。以進戰。文虎等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禧乃分船與之。文虎等乘之去。餘軍在嶋者四千人。乏舟。禧曰。我安忍棄之。遂棄舟中所有馬七十匹。以濟其還。懷遠將軍楚鼎亦率千餘人從。文虎遇颶。挾破舟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會文虎

船僅免。元軍不返者。凡十萬餘人。高麗軍亦七千餘人。東國通鑑曰。元軍不返者。無慮十萬有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蒙古寇紀曰。忻都洪茶丘所率。東路軍四萬人。范文虎所率。江南軍十萬餘人。共十四萬餘人。此中一萬人。乃高麗軍。而喪其七千餘人。存者可三千人。元軍十三萬餘人。而喪其十萬餘人。存者可三萬人。然則元史阿塔海傳稱。喪師十七八者。似得其實矣。今按諸書。往往云。元軍得生還者僅三人。誤也。說見于下。

八月。范文虎等達高麗合浦。遂收散卒。西還。詐言元主曰。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故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

未幾敗卒于閻脫歸。曰。七月。至平壺嶋。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于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為主帥。號之曰張總管。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所虜。至八角嶋。悉殺之。惟謂新附軍為唐人。不殺。而奴之。閻輩是也。平壺嶋。即平戶嶋也。五龍山。不詳。異稱。日本傳曰。五龍山。鷹嶋也。五。六之訛。龍。鷹之訛。析鷹字為五龍也。未知是否。八角嶋。即博多也。武備志作花旭塔。圖書編作法哈達。至八角嶋。悉殺之者。蓋指誅降賊於那珂川也。那珂川。歷博多。西入海。則以為博多亦宜矣。既而莫青與吳

萬五者亦逃還。按元史日本傳曰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續通鑑綱目曰得還者財三人蓋言范文虎所率蠻軍十餘萬中于闐莫青與吳萬五三人逃還耳非言元兵得主還者止三人也而諸書多以三人為元軍生還者之總數大誤於是范文虎等皆獲譴責張禧獨免元主乃怒其不得志復命阿塔海發兵一時無敢諫者江南諸道御史大夫相威遣人入言曰倭不奉職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

風疾往一舉而下之萬全之策也元主遂姑罷其役○初元主之舉兵淮西宣慰使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劔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不可謂同欲請罷兵息民不聽元史日本傳續通鑑綱目並係此事于至元二十年恐誤元史昂吉兒傳曰吉兒上疏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觀果無功一語則在今年者明矣師行有期太常少卿王磐入諫曰日本小邦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為勿伐元主怒曰非汝所宜言在吾國法言者

不赦。豈有他心而然耶。對曰：臣赤心為國，故敢以言。苟有他心，何為冒萬死而來歸乎。臣今年已八十，且無子嗣，他心欲何為。明日，元主遣侍臣以溫言慰撫，出碧玉寶枕與之。師果無功。○初，賊之至京師，守護下野守宇都宮貞綱受北條氏命，率兵六萬發至，則賊已敗矣。乃增築城壘，自志摩郡至宗像濱，令九國將士更番戍之。○冬十月，元置鎮邊萬戶府于高麗金州等處，以備我。元史世祖紀條十一月今

從東國通鑑

以敗卒後至者，分戍沿海。

五年壬午。

元至元十九年

春三月，高麗使上將軍印侯戍

合浦，以備我。○夏六月，我所虜蠻軍總把沈聰等

六人逃還于高麗。高麗遣印侯柳庇送之。元○秋

七月，高麗王睿遣使者如元，請自造船一百五十

艘，助擊日本。○九月，元命平灤高麗耽羅及揚州

隆興泉州造大小船三千艘。○是月，我所虜新附

軍賈祐者，逸還，詐言元主曰：為日本焦元帥壻，日

本知江南造船，遣臣來候動靜。元主給祐衣糧，異

稱。○冬十

一月元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叛大逆外凡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元主從之○是月元遣禿渾賀仲謙如高麗修戰艦○是歲遠江守北條時定為鎮西奉行居筑前姪濱以統轄軍事時定鎮西要略作為時日一說為時定螢蠅抄曰時定為時皆時氏男共任遠江守據尊卑分脉赴鎮西者時定也宜從一說

六年癸未元至元二十年春正月元復將發兵以阿塔海為征東行中書省丞相令高麗備糧二十萬石更發鈔三千錠糴糧以給軍匠命諸軍造戰艦習舟

楫○夏四月元以高麗王賸為左丞相命樞密院集軍官規畫事宜發所造田砲及其匠張林等付征東行省給鈔及衣甲於諸軍御史中丞崔彧諫曰江南盜賊相繼而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伺民之氣稍蘓我之力粗備而後東征未晚也元主不聽既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忽都帖木兒忙古帶乞益兵禦寇命以興國江州軍付之乃諭阿塔海曰所造戰艦宜少緩之所拘商船其悉給還○五月北條時宗遣

修理亮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兼時明年十月遷為京師守○冬十月北條時宗遷鎮西探題北條實政

為長門警固○是月元給征東新附軍鈔二萬錠

○十二月元又以茶忽所管軍六千人備征東○

是歲南海補陀寺僧如智言元主曰今復興師致

討多害生靈彼中亦有佛教文學之化豈不知大

小強弱之理如今臣等賫奉聖旨宣諭則必多救

生靈彼亦當懇心歸附元主乃使如智及提舉王

君治齋書來如智等宿留海上八月過黑水洋遭

颶風不得達我而還

七年甲申元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元復遣如智及王積

翁使我如智等由慶元航海至我近境舟中有怨

積翁者共謀殺之遂不果至癸辛雜識別集曰王

積翁受命為奉使溫

陵有任大公者家有四船王盡拘用之使行又於

途中鞭之任有諛語王聞之至骸山以好語官職

誘之且作大茶飯享之任亦作酒以報衆使醉飽

任縱兵殺之王竄匿於柁樓下任叱之曰奉使何

在猶佯笑曰在此出則叩頭乞命任顧其徒○二

鞭而擠之於水席卷所有寶物貨財而去

月元罷高麗造戰艦○冬十月元主復諭行中書

省曰軍行所用船艦及長年篙手宜給鈔增價募

之○蒙古寇紀曰元主從諸臣之言欲寢兵通好乃罷高麗造船而積翁為舟人所害事竟不成故俄復增價收舟○是歲北條時宗卒其子左馬權

頭貞時代時宗為鎌倉執權四月四日壬午時宗卒年三十四歲七月

七日癸未貞時為執權

八年乙酉元至元二十二年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惟康親

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

備元寇雖有事故而不許赴於鎌倉時定鎮西要略為為時今

改之說見于前○是月元復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

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洪茶丘右丞拘集諸處

漕船高麗江南所造海船又命習泛海者募水工

至千人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十一月元遣阿

八刺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

又遣使如高麗命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軍

行漕江淮米百萬石貯於高麗合浦且令東京及

高麗各貯米十萬石以備軍餉期明年三月以次

而發八月會合浦○十二月元增阿塔海戰士萬

人砲手五十人選壯士及有力家充軍遣五衛軍

還家治裝

九年丙戌。元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元吏部尚書劉宣諫。元主曰。近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議。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官民大擾。群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境。叢雨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尚未見功。唆都為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

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皆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元主從其言。姑。命罷兵。○鎮西要略曰。弘安九年。阿塔海率舟師。自志賀嶋入寇。縱火燒箱崎民家。擊走之。殺數百人。此說可疑。元史續通鑑綱目。東國通鑑。皆載是歲正月。元主罷兵。而我邦諸書亦不記阿。塔海來寇之事。則要略恐誤。獨蒙古寇紀。從要略。曰。元史世祖紀。九月十月。載高麗獻俘事。則其有。事於我者明矣。然今考元史。高麗所俘不過十數。人。蓋我邊隅之民。劫掠彼境者耳。未可據以為阿。

塔海來寇之證也。其他要略所載七年十年入寇之事亦皆可疑。今以無徵不取。 ○冬十

二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功。行賞賜甲冑於赤星

有隆。肥前小崎鄉。加納下東鄉。於河野。通有松浦

郡。向邑於相知比。神崎郡某邑。於山代。榮薩摩鹿

兒嶋。十分一。於田尻種長種重子也。弘安之役有功

被賞者非止此數人。然無記載可徵。則今舉其所見耳。且按藩翰譜。螢蠅抄。正應元年五年亦行賞。

則此事蓋涉前後數年。不必皆為一時之事也。但其年月不可的知。而賜鹿兒嶋於田尻氏。則在今

年。故今併錄之。 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鎮西。奉行自今而

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命者。雖有功不錄。必

科其罪

十年丁亥。元至元二十四年 冬十月。帝傳位于皇太子。

是為伏見天皇。○是歲元主問攻我事宜於哈刺

解。哈刺解應對甚悉。元主喜。授浙東宣慰使。

正應元年戊子。元至元十五年 春二月。元復將舉兵於

我。以高麗王昡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東國通鑑係四

月。今據元史世祖紀。 ○冬十月。賜筑前三柰木莊某地。於志

賀太郎泰朝。七隈鄉某地。於武光三郎師兼比伊

鄉某地。於彌寢彌次郎清親。皆賞辛巳之功也。

二年己丑。元至元二十六年春正月。元遣張守智李天英

於高麗。命督助征東軍糧。○秋九月。北條貞時廢

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以皇弟久明親王代之。

四年辛卯。元至元二十八年民間流言。元賊又來。覬覦邊

陞。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據元寇始末。是歲祈

禳事。見常陸府中總社文書。又螢蠅抄。所載門葉記。東寺文書。興福寺唐院文書。島津文書。高野山

文書。有正應二年三年五年六年祈禳事。則前後比年行之也。

五年壬辰。元至元二十九年秋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

問寇。我王瞞曰。臣既鄰不庭之國。庶當躬自致討。

以效微勞。乃先以監察御史金有成。陞大僕尹。為

宣諭使。直文翰署。郭麟陞供驛署令。為書狀官。齎

書以通好于我。東國通鑑曰。日本憾東征。皆拘留

他書無所見。則二人之來。不可知。惟北條九代

記曰。五年七月。元燕公南獻牒狀。十月。高麗使金

有成等來。明年送之關東。然則北條氏亦誅二人

而高麗以為我拘留之邪。抑或歸途溺死海中。而

高麗不知之邪。公卿勅使參官次第載明年癸巳

宣命。其文所謂去年冬蒙古奉書者。似指二人所

齎。則九代記未可必為訛說也。姑書疑以質博雅。○冬十二月初。肥後球

磨人相良六郎賴俊防元寇有功。至是北條貞時

奉久明親王命。賜書賞之。

永仁元年癸巳。元至元三十年春三月廿日丙子。大政官符尊伊勢伊雜社為伊雜宮。風社為風宮。更召僧於禁中。祈降伏外寇。天皇親製文祭之。○是月元遣江南千戶陳勇等運米十萬石。高麗以將復犯我也。○秋七月八日壬戌。朝廷遣權大納言藤原為兼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太神宮。其文曰。朕忝稟苗胤。謬守神器。去年冬。蒙古奉書不遜之甚。至以干戈。要和好。安危難決。理亂叵辨。竊既起于文永。延及今日。將卒戍鎮。衆庶苦役。加之天屢呈

變地。頻示妖災。旱涉旬稼。穡不登。是則朕薄德所致。職由失其柄。宗廟不祐。賢臣不佐。而今而後。興廢繼絕。道祖宗之道德。帝王之德。故今齋戒。凝念懇祈。皇太神。即遣使薦庶品。尚神靈。攘災孽。撥逆亂。寶位無動。海內清平。願垂靈睭。○八月元遣萬戶洪波豆兒如高麗。管造船寶錢庫副使瞻思丁管軍糧。高麗乃分遣人于諸道。以備船糧。○是歲鎮西奉行北條時定卒。以越後守北條兼時。兵庫頭北條時家並為鎮西探題。北條貞時令九國將

士曰防禦外寇宜一心從二人指揮鎮西要略以兼時為探題

之始。然建治元年置探題。以北條實政為之。則非始今年也。

二年甲午元至元三十一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廟號

成祖子真金先死孫鐵木耳嗣時高麗王王在元

王時。去年改名。距。欲陳舉兵不便會元主死洪君祥與丞

相完澤謀遂罷寇我

三年乙未元貞元年春三月鎮西探題北條兼時有

病還于鎌倉帝王編年記。北條九代記。係四月。以鎮西要略係五月。今從尊卑分脈。以

修理亮北條定宗代之。○夏四月北條時家亦還

于鎌倉。○秋八月北條定宗卒于鎮西。

四年丙申元貞二年北條貞時復遷北條實政為鎮

西探題鎮西要略為去年事。今從帝王編年記。

六年戊戌元大德二年秋七月帝傳位于皇太子是

為後伏見天皇。

正安元年己亥元大德三年春三月元江浙平章政事

也速答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乃

使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齋書來。其書曰。有

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

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
 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
 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寧一山道行
 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船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
 請蓋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博好息民之事王其
 審圖之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
 時激怒竄之伊豆拘管不報後一山為貞時所貴
 重住鎌倉巨福圓覺
淨智諸刹又奉後宇多上皇命住京師
 南禪建仁文保元年十月寂年七十一
 三年辛丑元大德五年春正月帝傳位于皇太子是

為後二條天皇○秋九月鎮西探題北條實政削
 疑辭職以其子政顯為鎮西奉行實政辭職鎮西
 要略係之明年
今從帝王
 編年記○冬十二月太宰府奏元船一艘至薩
 摩甌嶋其在海者可二百艘甌嶋吉續記作子敷
 嶋以國訓同互用之
 然竟不入寇蒙古寇紀曰一山入海杳無消息故
 復舉兵不向筑前而至子敷嶋者此
嶋與慶元路正相向且欲乘其無備也元史不載
 之以其無功也元寇始末曰常陸府中總社文書
載正安三年十二月異國降伏祈禳事又宗像社
 文書有同年同月宗像大官司職為異賊防禦被
還補之文也蓋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元寇始末
 在此時也
譜云應永六年蒙古兵船到對馬讚岐守宗貞茂
 合戰敗之二十六年蒙古復到仁位鄉貞茂亦敗

之皇代記。皇代略記。神明鏡。後崇光院御記。會津塔寺長帳亦皆載。二十六年蒙古來戰于對馬。然此時元已滅。則不知蒙古指何國也。按東國通鑑。洪武二十二年。慶尚道元帥朴歲以兵船一艘。擊對馬。燒倭船廬舍殆盡。此事在應永六年之前十一年。或言之乎。胡元終不能得志於我者。蓋北條氏之功云。

野史氏曰。甚矣我戎狄之嗜利。黷武而不知饜也。元主雄悍桀驁。乘三世餘烈。戰勝攻取。威風動天下。固非庸常人主。惟其嗜利。黷武之心。則根於天性。終其身未嘗小變移焉。初命阿合馬奏括天下戶口。至藥材。權茶。亦織。屑不遺其所

施設。專以培克聚歛為事。繼用盧世榮商稅田課。凡可以罔利者靡不搜括。後又用桑哥理算。六省錢穀。天下騷然。此其嗜利貪得。牢固不可破。而又玩兵黷武。不已。當其初視宋為敵國。恐不能必克。則尚有慎重之意。及既滅宋。遂視戰勝為常事。幾欲盡天之所覆。以稱雄於千古。乃興安南占城。緬國瓜哇之役。無歲不用兵。而又移其餘燄于我。其意蓋以我為海心孤島。可彈指定之也。殊不知我日出之國。皇統蟬聯萬

古不替土壤富沃人心忠烈決于取舍而明于死生有非萬國所翹企者安可使羶裘之徒逞其猖獗哉雖然當時朝廷專事禮讓計議謀畫一無所聞終至擬報答苟微北條時宗斷然沮朝議却彼使聘以執勝機於未戰之前吾未知其所稅駕也夫用兵制勝之道在興士氣以一其心耳欲興士氣以一其心非雄斷為之則不可得焉時宗之却元使也天下之士必謂元大國也或將憤恚以舉兵我不可猶豫戒飭於是

天下之氣已興而其心始一矣既而彼求通好愈勤而時宗拒之愈堅則天下之士又必謂元強虜也必將大怒以入寇防之亦死不防亦死我不可不決死待之於是天下之氣大興而其心益一矣是以元寇之至艨艟蔽海勢吞宇內而我兵敗之猶決積盈之水崩山漂石而不已是其致竒捷挫兇焰以保護金甌於無疆者皆由時宗雄斷為之則其功烈之大且遠謂之古今一人可矣足利義滿位列三公上而稱臣於

外邦修貢職受封爵不知辱國之不可復雪焉較之時宗以一陪臣任大事處大難確乎不惑者其得失懸隔洵為何如也然而論者或謂時宗拒絕元使猶之可矣至斬杜世忠等于鎌倉周福等于博多則徒激彼怒而速彼兵也其所行不亦已甚乎夫元主出於胡虜而奪人之國者妄不自揣其分欲恫喝我神聖之域我乃却其使不報待以胡虜者義固宜然也元主反興無名之師以剪屠我邊疆創痍未瘳復遣使

通問何其侮我之甚也時宗即誅其使以報彼殘虐而元主猶且不知省悟亦復致使以要我勢已至斯則雖不嗜殺而不得不殺也何已甚之有水戶義公著大日本史係論贊曰元挾強大之勢以臨我我屈伏以事之彼將責我以稱藩朝貢而陵辱誅求之無厭也夫赫赫天孫之胄臨馭瑞穗國代天子民之道固無假於彼而張夸辭以脅制我是欲蠻夷我也時宗執其使而戮之宣揚威武震懾外國其舉甚善矣彼

欲洩怒於我。則我固有備。選將蒐卒屯戍沿海。軍國之需。一無所闕。故元主大興舟師來寇。而卒不能得志。雖由神明之祐。颶風大發。亦時宗堅忍不拔之志。與防禦得宜之所致也。元主創艾不能再舉時宗之功。不亦偉乎。源白石亦跋元主書後曰。文永弘安之間。元主屢求我通好。彼自以謂隋氏故事耳。安知彼此國體大有異於曩時焉哉。况於加之用兵乎。當斯之時。藩屏邦家。外禦其侮。敬迓天威。式遏寇虐。功烈亦大。

我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北條氏其庶幾乎。二家之言。明快精到。無復餘蘊。可以定千載之論矣。

元寇紀略卷下終

元定紀略年表

四年	丁卯年	四月	正月。黑的等至巨濟松邊浦。畏風濤之險而還。王植令宋君斐隨黑的如蒙古。分疏其故。○八月。蒙古復遣黑的等至高麗。曰。日本之事。一委於卿。卿體此意。以必得要領為期。王植乃不遣黑的等。使其臣潘阜持書使我。
五年	戊辰年	五月	正月。潘阜來筑前。奉蒙古及高麗書于太宰府。太宰府致之鎌倉。○二月。鎌倉執權北條時宗進其書京師。○三月。朝廷命菅原長成草答書。下之鎌倉。時宗陳其不可。抑而不遣。潘阜不得報而還。○四月。朝廷遣藤原通雅於伊勢。奉宸筆宣命于宗廟。○六月。發山陵使。告蒙古事于七陵。○蒙古遣吾都止如高麗。閱戰艦軍額。○九月。蒙古復遣黑的等使我。命高麗導之。○十一月。黑的等抵高麗。○十二月。高麗使申思佐陳子厚。潘阜導黑的等。
六年	己巳年	六月	三月。黑的等來對馬。島土人拒而不納。黑的等虜嶋民二人而還。○四月。高麗遣申思佐從黑的如蒙古。獻所執二人。○六月。蒙古命高麗金有成高柔。送還對馬人。且令中書省牒我。○八月。金有成高柔來太宰府。奉蒙古高麗書。還所執二人。亦不報。

七年	庚午年	七月	十二月。蒙古復遣可使我者。趙良弼請行。蒙古主憫其老不許。良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遣之。
八年	辛未年	八月	正月。趙良弼抵高麗。○九月。高麗令徐稱金財導趙良弼使我。其船至筑前。令津太宰少貳經資往求書。不與。曰。往獻之王所。不然不釋手。但出其錄本授之。即達之鎌倉。北條時宗奏之京師。亦以書辭不遜。不答。時宗令鎮西將士曰。聞蒙古欲來寇。故今發遣兵士。宜與守護人務防禦。○十二月。有司遣人送良弼於對馬。○朝廷遣藤原公守於伊勢宗廟。告蒙古難。○蒙古以是歲十一月建國號曰元。
九年	壬申年	九月	正月。趙良弼還抵高麗。○二月。良弼使我賤民彌四郎等偕張鐸如元。偽稱日本使者。元主宴勞之。○高麗王植寄書于我。請通好。元不報。○北條時宗命將士警衛肥前筑前要害。○四月。時宗遣藤原景泰視鎮西將士懈怠。○彌四郎等還自元。抵高麗。高麗遣康之邵送還之。○五月。張鐸來致高麗書。請必通好。元亦不報。
十年	癸酉年	十月	三月。良弼復來太宰府。竟不得入京而去。○六月。良弼還見元主。元主詢舉兵。良弼諫之不聽。○九月。元主命伯顏諭襄陽生券軍。免其死罪。聽從日本軍。乃授鎧仗。

元定紀略年表

十一年	十一月	正月。元遣察忽如高麗監造戰艦。○三月。元命忻都洪茶丘等將二萬五千人戰艦九百艘。期以七月取日本。○元遣使如高麗命發軍助擊日本。○五月。高麗王禎卒。元冊其子讓為國王。○八月。元將忽敦洪茶丘劉復亨等抵高麗。○十月。元兵一萬五千人。高麗軍八千人。戰艦九百餘艘。來攻對馬壹岐。尋寇肥前。我兵防戰甚力。然賊勢益熾。進陣于博多松林。我兵將退保水城。會日晚。賊退登舟。是夜大風雨。賊船多破。賊將墮水死。於是全軍乘夜遁去。太宰府發船追之。獲賊百廿人。悉斬之。○十一月。捷聞京師。朝廷奉幣十九社。
建治	乙亥	二年。元主復使杜世忠何文著撤都魯丁齋書通好于我。○三月。元使抵高麗。高麗令徐贊上左等導之。○四月。元使達長門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五月。北條時宗令長門周防安藝備後白。有夷賊來。宜戮力防戰。○八月。太宰府護送杜世忠等于鎌倉。○九月。時宗斬杜世忠等五人于龍口。梟其首。乃減省公私用費。簡選勇士。分遣鎮西。以戍邊。○十一月。始置鎮西探題。以北條實政為之。○十二月。北條時宗令西海將士曰。明年春。將發兵征蒙古。宜修戰艦備器械。簡水主。
二年	丙子	正月。朝廷命僧修熾盛光法。以禳元寇。○八月。北條時宗使南海山陽兵成長門備元寇。

後宇多天皇

三年	丁丑	十一月。朝廷始十二社祭儀。祈弭外寇。○六月。太宰府奏。胡元益猖獗。弘安五年。十一月。元立淮東宣慰司于揚州。以阿刺罕為宣慰使。諭沿海官司。通我邦市舶。
二年	己卯	二月。元命揚州湖南贛州泉州造戰船六百艘。○六月。元將夏貴范文虎使周福欒忠陳光及僧靈果齋書來。亦斬之博多。○宋張世傑部下將校降元。乃命造戰船以從軍。○七月。宋舊臣奉牒我曰。宋既為蒙古所滅。恐又危日本。故告焉。○元又造戰艦。○十月。北條時宗發遣關東士卒。益鎮西戍兵。○元遣于丹赤塔納等如高麗督修戰艦。
三年	庚辰	二月。元始聞我誅杜世忠等。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元主姑緩之。○五月。元又造戰船三千艘。召范文虎議擊日本。○八月。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皆受元主畫策。○十月。北條時宗發西海道及阿波讚岐伊豫土佐兵。屯博多。令山陽山陰二道兵衛護京師。東山北陸二道兵戍敦賀津以備焉。○元以兵十萬付范文虎將之。是為江南軍。給鈔及甲於洪茶丘所將軍。
四年	辛巳	正月。元命忻都洪茶丘取道高麗陸行。是為東路軍。○三月。忻都洪茶丘先發抵高麗。遂赴合浦。○五月。忻都洪茶丘及高麗諸將以兵

四萬人戰艦九百艘。來犯對馬壹岐。又戰於筑前。范文虎亦以船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於是肥筑海上。舳艦相衝。我兵勇鬪。屢敗之。賊乃移據肥前。鷹嶋。龜山上皇奉宸華宣命于伊勢宗廟。祈以死代國難。閏七月朔。颶風大作。海水簸蕩。賊船皆覆沒。破壞溺死無算。漂流免死者尚數千人。少貳景資掩擊之。殺傷甚多。請降者千餘人。悉斬之。○八月。范文虎等逃還。皆獲譴責。元主憤。不得志。復命阿塔海發兵。相威諫之。元主乃姑罷其役。

五年壬午三月。高麗使印侯成合浦以備我。○六月。我虜蠻軍總把沈聰等六人。逃還于高麗。高麗遣人送之元。○七月。高麗王瞎遣使者如元。請造船百五十艘助擊日本。○九月。元命諸州造大小船三千艘。○十一月。元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叛大逆外。凡犯死罪者。令充日本軍。元主從之。○是歲。北條時定為鎮西奉行。

六年癸未正月。元復將發兵。令高麗備糧二十萬石。命諸軍造戰艦習舟楫。○四月。元集軍官規畫事宜。崔或諫曰。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元主不聽。既而民間騷動。盜賊頻發。元主乃緩其役。○五月。北條時宗遣北條兼時於播磨。以備外寇。○十月。時宗遷鎮西探題實政為長門警固。

七年甲申正月。元復遣如智及王積翁使我。舟中有怨積翁者。共謀殺之。遂不果至。○十月。元主諭行中書省曰。軍行所用船艦。及長年篙手。宜增價募之。○是歲。北條時宗卒。其子貞時為執權。

八年乙酉十月。惟康親王令北條時定諭鎮西將士曰。堅壘壁嚴守防。以備元寇。雖有事。而不許赴鎌倉。○元拘集諸處漕船。高麗江南海船。又命習泛海者募水工。○十一月。元遣阿八刺督江淮行省軍需。遣察忽督遼東行省軍需。又遣使如高麗。命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軍行。期明年三月。以次而發。八月。會合浦。

九年丙戌正月。元將擊我。劉宣諫之甚切。元主從其言。姑命罷兵。○十二月。朝廷及北條貞時論功行賞。貞時又令將士曰。既置鎮西奉行。自今而後。防禦外寇。不從奉行守護命者。雖有功。不錄。必科其罪。

十年丁亥是歲。元主問攻我事宜於哈刺解。哈刺解應對甚悉。元主喜。授浙東單宣慰使。

元史紀事本末

伏見天皇

正應三年
戊子

二月元復將舉兵於我。以高麗王賸為征東行尚書省左丞相。

二年
己丑

正月元遣張守智李天英於高麗。命督助軍糧。

三年
庚寅

民間流言。元賊復來覬覦邊陲。朝廷及北條氏。令諸社諸寺祈禳之。

四年
辛卯

九月元遣洪君祥如高麗詢擊我。王賸曰。庶躬自致討。以效微勞。乃

五年
壬辰

先使金有成郭麟齋書通好于我。

三月大政官符尊伊勢伊雜社為伊雜宮。風社為風宮。○元遣陳勇

永仁
癸巳

等運米十萬石于高麗。以將復犯我也。○七月朝廷遣藤原為兼於伊勢宗廟奉宸筆宣命。○八月元遣洪波豆兒如高麗管造船。瞻思

二年
甲午

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廟號成祖。孫鐵木耳嗣。洪君祥與丞相完澤謀

探題北條貞時令九國將士曰。防禦外寇宜從二人指揮。

三年
乙未

三月鎮西探題北條兼時有病還于鎌倉。以北條定宗代之。○四月北條貞時復遷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

四年
丙申

北條貞時復遷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

五年
丁酉

大德

六年
戊戌

二年

後伏見天皇

正安三年
己亥

三月元也速答兒勸元主復用兵。元主曰。今非其時也。乃使補陀僧一山齋書來。一山至太宰府。太宰府送之鎌倉。北條貞時激怒。竄之伊豆。拘管不報。

二年
庚子

四年

三年
辛丑

九月鎮西探題北條實政削髮辭職。以其子政顯為鎮西奉行。○十月太宰府奏元船一艘。至薩摩。觀嶋其在海者可三百艘。然竟不入寇。自此之後無復邊陲之報。

于浮屠祈禳。不亦可歎乎。我友訥庵氏嘗
深疾戎狄貨利之說。慨然著書膺之。其辯
駁之餘。今又記文永弘安之事。而北條氏
之偉績。赫然明于天下。則訥庵之功。與夫
擐旗陷陣者。可並轡而馳也。嗚乎。何代無
戎狄。何代無良史。後之為北條氏者。必將
有感于斯編也。九臯學人春田鷲識。

元寇紀略

卷古之好刻求其辭存其書

蘭洲川崎達書



